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摘錄卷五

明 楊慎 撰

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

為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為土德程伊川
謂唐為土德故無河患宋為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
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北魏承根贈李寶詩世
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問路盈訪璽狗競爭馳天機
莫踐璽按玉篇與彌同而此詩與緬踐同韻文以對問
問則音義皆不同亦不知指何也

後考他本乃是璽字
古文彌从璽見說文

子端衰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歎竹谿泣
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

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默翁蓋如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東丈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徒單修撰也

蜀灌縣離堆山闢雞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沒其畫則民困傍

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時李冰所為也見李公胤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

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慎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州嘉定是也

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爾

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

內水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菟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黑數十斤云燒

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
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
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
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
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烟桐
燥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

水經注商
州黃水北

有墨山山石悉黑續
彩奮發黝馬若墨

岑參熱海行云熱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此

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任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
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蔥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
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
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
見非參想像之詞耳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
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
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

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
不載聞之土人云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
部頭為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
感策色舞旋色參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
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
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
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錄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失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

記善功者水淫左傳星

在歲紀而淫於五移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

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
皆有尺八事文粹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
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喉

新歲芳梅樹繁葩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
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此劉
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綴天然雖
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
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鑑江

總諸作一洗梅花之辱乎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峯採藥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巖按弘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猷自刪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雖祖道猷語意而不及庚溪作詩話謂少游道潛此道猷尤為精鍊

所謂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也

南齊高祖性清儉玉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
樊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
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
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
唐以後不聞其名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拙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
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

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
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順
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
戛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平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布
之變也與近世花莖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
及李孝美錢譜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
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博聞錄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黃金之膏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嫫女船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黃帝
之御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
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
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裏湖
之峻雉敵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成肅
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
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為
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

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為博引亦不載其事
韋禹錫此記偏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
遺漏胡氏此說似為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
也如近世傳雙陸為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
譜云世傳為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
妄耳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
令士子古今憤然而嘵詳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

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啟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遂知後人之弊乎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嫌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
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詞固已過矣又
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其
言與佛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太抵設械
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淠漾中不可捕捉如是
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東坡於禪
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
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

乎

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庫以活饑民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

病孔明不亦誤乎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侯
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
散亂職此之由

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

其後河北亦

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
至碎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
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
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

相卒伍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嗣墜於皂隸矣又曰
陸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
若四科真名言哉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數十種傳于今者
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略載其一二如劉

鳥更切開荒田法
林木大者斨殺之

萊

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云萊凡不扇便任耕種似蔭意

編 揍

斨齒 **掩** 一感切秋耕掩也

構

故項切樓擾也

樓

熟耕樓下以為良

蟲

胡濫切瓜蟲也

笨

奔去聲 **焦**

方九切焦豚焦鵠引食經

餽

鳥驛切恣意飽食亦不餽

脯

如感切脯炙

酵

起

也 餽餼

無音切

糗糧

無音切

上草片切

下蘇草切白音代字从弟

溲

音覽鹽漬

也物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況民間其可

用乎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夫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

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
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
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東坡梅詩絞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
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
檀暈之義今為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
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句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
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髮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粧

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
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暈可以互
證也坡詩又云刺看新翻眉倒暈又云暈連眉秀嶺浮嵐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
為何物近覽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牧童
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蟆為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
掘之乃蠻酋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
蛭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宜

淺學者可注耶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拊擊以教人耳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

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
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
筆之以證博古者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
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
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
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
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

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簾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恠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

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

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
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啟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
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帳
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
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

中皆指此也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飈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

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
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杲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
時僭據之主惟杲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
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
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字畫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為難古刻之
存于今者岫嶽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周刻
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

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綰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

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丹鉛摘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摘錄卷六

明 楊慎 撰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寧正字作械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作閱盭櫛行坡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異用皆似櫛齒相比故為況耳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

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于湖曲以正之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珍恠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

偏諛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
衛之音然猶古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
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
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世北曲亦
失傳矣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
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
同與高帝紀譙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

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守闕者

硯韻會以為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硯硯石顛
自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注引理
蒼曰嘈听聲貌听與噴及獻同才曷切今本听誤作嘖
噴作噴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余嘗惟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刊定
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書于此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

言歸來乎

此見晏公類要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

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
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為別巴月三成弦可證也再
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
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居焉其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
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
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
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住沙丘傍三年

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
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
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
心獨樂于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馬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
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隅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竟
不果其願也竟終于採石病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
之說蓋流俗衛足言唐殷文珪高蟾皆有過李白墓詩

既有墓蔀流俗之傳不可誣先賢與子美耒陽之誣同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
云弗遑暇食遑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晉書周訪擊杜魯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
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
左右翼也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
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
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為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

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
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
从卩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貌票頻妙
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鷄音義益明票與鷄同鷄
鷄皆勁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

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越韻邪慎按
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
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
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
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
奴官反栗姚之姚音同鵠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
今不悉見耳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

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邀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

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據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
上以為真音據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
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
命為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璽居延反吳書孫堅入
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
璽以甄與已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
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
諱故改音真說文顛踵聞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

紉以川為聲說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
其後秦為符堅諱隋為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
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符隋時
以為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急皇云避漢明帝諱
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
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
改嚴君平嚴子陵改莊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

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未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說文欵乃磨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從欠如嘯之作歎歎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玉斗而破之曰唉揚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注欵絕語歎聲楚辭欵秋冬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揚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辯證云欵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欵乃曲柳宗元詩欵乃一聲山水綠

注歟乃一本作襖霑按歟音霑迺音襖近日倒讀之誤
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襄中霑乃歌劉言史瀟湘
詩有閑歌曖迺深峽裡霑乃也曖迺也歟乃也皆一事
但用字異爾歟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
注字云一本作襖霑遂欲音歟為襖音乃為霑不知彼
注自謂別本作襖霑非謂歟乃當音襖霑也霑迺歟乃
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乎慎按歟乃歌聲本無
定字劉蛻劉音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柳宗元通儒略依字

義嘆者應聲如噫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如詞賦中若
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霑當作霑襖自朱子
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霑迺自襖乃自項平菴始正
前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
觀之乎

古字義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義矣博古圖永
寶用享作義寶用享

古遂字即歲時之歲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

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也宋姚
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
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
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畧古篇古歲字作𠂔未
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為萋萋華
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蒲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揚

皇葵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與華為韻可證也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平秩馬融本作革秩索飫左傳注作犒飫蕭茅書注作蒹茅蔓菁周禮注作羹菁

冒古鋪字冒字从白从日鋪時申時也說文申字从白
自束持之意吏以鋪時聽事申旦政也故白與申字皆
从白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
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
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
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
元帝放生池碑云玄暉夜夢終見取於宋正朱鷺晨飛

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內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說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昧目而道黑白者也按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為貞朝卜用之外卦為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

其態毛羽可以餽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華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

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山西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未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誤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嵩詩長安

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幾雜志云徐植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絕不聞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
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
即象二器

盂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和之義耳言其器則口
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為盂而多得則
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盂白水以澡則為盥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
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

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為周公之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鍍音減以鍍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鍍也西京賦金鍍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鍍玉瓊詩云鈎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瓊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鍍銀事件當用此鍍字或作鏤非

佛經凡有莎恒鍍之語他書罕用此

婦飾曰瓊嵌生活當用

此瓊字俗作廂非

歐陽六一集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
詞聒起畫堂銀蒜踈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
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
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
幾百雙

謝康樂山居賦剥芟巖椒自注言芟皮可以為紙顧文
薦負暄雜錄云扶桑國出芟皮紙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

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寔稱其德也周禮與人云較兩
轡上出軾者今之平腸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
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
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
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駟是其明證故乘車
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
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轡是兩邊枯木較橫轡上較
兩而較一說文車轡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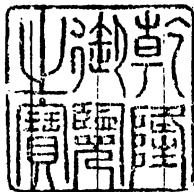
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
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斲耳閭闔門見天子符曲
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
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
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
為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
較從車又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
無為於觀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
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
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
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
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
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
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
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
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
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非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哀於
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

詳具之以廣異聞

卷六



丹鉛摘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摘錄卷七
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摘錄卷七

明 楊慎 撰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
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
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
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
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
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

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
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
從虎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于
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
非龍異白馬於所謂博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
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
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

驪者色之雜也青驪于白謂權臣師命而雜君道也金
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
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
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
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曰與
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
何啻千里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

龍為四靈而獨于龜剝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剝胎別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鼈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鱉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

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
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
其後漢高帝入關不聞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
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
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
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之不忍于龜即齊宣王之不忍
于牛也二君具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
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

且霸乎余以為龜卜釁鐘皆可廢也且古之釁鐘與鼓以為除去妖災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鼓鐘之為人妖災也

張鷟奏云自可曳裾紫禁伏奏青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鱗而動色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

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
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
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
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又賴氏頓氏
一鏡銘曰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對又
六花水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
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

辟除不祥宜吉求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

缺字

衆樂典祀

壽比金方西王母又一鏡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

右白虎宜官秩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夷服

多保國家人民息邊氛珍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

長保三親子孫力待吉後世樂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

冬作螭鼎文篆特異并附見之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

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唐廷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之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
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輦而迴數十步之
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南史陸徽九絳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
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檣檣

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說文荻吹簫也七肖切與哨同音慶韵竹簫也洛陽亭
長所吹今雲南屯戍之所防盜之處名曰哨合用此哨
字盖吹荻以警守也宋史劉琦順昌之戰折竹為詔如
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詔與荻字異
而義同元詞穿雲響一聲山哨見風消數點村醪今俗
云打哨子是也

漢書三登曰太平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

元微之田家詞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跂跂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
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
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
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
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
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
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

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直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

越浮西施于江今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
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起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
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
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
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
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
之亦一快哉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
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
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
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
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
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
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鎮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

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諝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諝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諧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詰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揚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

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
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牛
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
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鰓胎
蝦寒鼈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
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
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

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
淹鷄寒雀駟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麋劉熙釋名
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
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
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
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
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
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

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馳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

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
北風吹早鴈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
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
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
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為法何必效晚唐哉伯
弼之見誠小兒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徂遂起
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

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管子曰攻堅則輒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
以為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
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
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
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
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

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奏漏之流曰漢昌力

切

宙合篇流泉踰濕注

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鞞草重草當心着

之所以禦兵

小匡篇蘭盾鞞革注

緇統為古袞冕字

君臣上篇

卯菱即

茨

五行篇

疾者兩手相拱着而不伸曰握迎

八國篇

城中魚

積糧曰魚委

事語篇無委致國城脫致衡注

鮑古鵠字獵而火曰燒式

照切

同上

鉢其休切鑿也

輕重一篇一鑿一鉢注

鉢時橘反長銳也

同上一歲一鉢

崢丘即葵丘

輕重丁

二升八合曰鉅鳥區切

輕則重丁

篇百泉駢二十日也注

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俗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果隋羸蛤
不待價而足張守節正義隋音搖古少字也果搖猶搖
疊包裹也余按此說太謬隋之與搖字形既殊音叶又
遠今按說文作橢从木从隋車笊中器也徐鍇曰橢器
長狹中廣末殺爾雅釋貝蟻小而橢注狹長也東坡詩
璧美何妨橢顏師古急就章注橢禿頗切小桶也所以
盛鹽豉正合史記果隋羸蛤之說可證張守節之謬矣

今按說文在木曰果在北曰菰菰朗果切音與禿頗切
相訛耳至蔣有核曰果無核曰菰又木上果在蔓曰菰

廣地之生此四者
不待賈而足也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
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
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
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
陰未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
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愛憐

蛭蛭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蛭風三句而憐目憐
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
知古文之奧矣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
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如誰著
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
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
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

儲光羲詩落日燒霧明農夫知雨止耿緯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即陰喜暗度將霽霧先昏耿緯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曰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亦用諺語曰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歉蓋老農有驗之占云

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詩詠彼蒼近在遠望之色洛

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
號曰游俠處士也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
心則亦甚介矣

後漢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隱于焦山竄河渚間作一
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死視
之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

然以天地為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外入玄
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
急不以迫其廬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
耳目羲皇以來其人而已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成都之圭里土人化之班白
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藉芙蓉于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于八極汎香風

以窮年此公言可評

嵩山隱居聯云曙景張屏掛清光于露壑飛流界練貫
幽響于雲門

丹鉛摘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摘錄卷八

明 楊慎 撰

劉績霏雪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
怪異余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于衢路間拾
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
地何獨無焉寧非月路耶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
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
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于南土所以北方無之

南方月路固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異漫志之白樂
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
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徐陵詩
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
香全用其語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飯一名南天燭又
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生謂之青精飯故僊經云
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隕謂此也

灩澦歌云灩澦大如撲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
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
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
唐者則準灩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
非也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樵云天棘柳也此無
所據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絲祇在初春若茶瓜留客

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濃陰不可言
絲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絲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
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
洋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
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解近之

唐詩春樓不閉歲蕤鑽又望見歲蕤舉翠華歲蕤旗名
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歲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
生今之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
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
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
宜乎濤有詩集然不載此詩

唐人白行簡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
全有以小為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盖可一以貫之靈一
詩曰瀘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瀘水盖僧家戒律有此
欲全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

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瀘水蟲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楊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
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
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
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媧天補剩石昆劍切來泥著指痕
猶濕經旬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鵲眼工譜
謬羊肝士乍封連漸光比鏡因墨膩於髻捧受同交印

矜持過秉珪宜從方袋挈枉把短行批淺水金為斗泓
澄玉作堤此詩不特句佳亦具賞鑒可補硯譜之遺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
計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
比祿山也而千家註不知引此

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
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為

來何其淺也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
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質有漢魏之風而文
籍不載

劉長卿集有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詩
海紅未詳為何花後見李白詩註云新羅國多海紅唐
人多尚之亦戎王子之類也又柑有名海紅者見橘譜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李賀詩勞勞胡

燕怨酣春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丁儼芝詩曉幙紅襟燕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著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識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也李白憶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白弱冠遇賀知章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
錦張牒即疊也唐詩山屏六曲郎歸夜宋詞屏風疊聞
紅牙今改疊作曲非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
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裏未輟
爐香朱鳥牕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
蘭蘇令狐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蕙之氣合
自金鼎貯于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

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
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蠻俱峙杜詩
鳳林戈不息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裏水長流白
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李屏山達磨贊所謂柳樞者稱杖也范石湖詩病憐柳
樞隨身慣老覺屠蘇到手遲

東臯雜錄雲漢碑額多篆身隸隸多凹隸多凸惟張平

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鍾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即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也

岑參凱歌鳴笳擗鼓擁回軍今本擗作疊非近制啟明定昏鼓三通曰發擗當用此字俗作擗非擗亦俗字然差善於擗古樂府官家出遊雷大鼓雷轉作去聲用

袜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照
隣詩娼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于小說偽
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註引左傳相服謂日
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沈約詩領
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駝字義
與浣同而字則讀如浣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
俱無駝字惟元詞中馬驟駝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

作八聲正叶

鞞鞞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粟中國
謂之鞞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藥
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
霞作九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
翡翠一盤紅鞞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鞞鞞斜紅帶
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
寄飛花款款情隨流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橈迴棹荒

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韎韞事人罕知者故詩疏之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
欄中馬正肥日肝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乃唐
妓盛小叢詩也傳者失其名

漢涼州有縣名鸞鸞音崔鳥音省漢馬賢追先零到鸞
鳥後魏紀功碑蕩龍荒遊鸞朔以鸞鳥為崔雀義不可
解以雀為朔義或近之或云北荒以鸛雀為鸞鳥隋高
德孺指野鳥為鸞亦有其因乎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載文狸王逸注云神狸而不言其狀按山海經賁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牡牝余在大理嘗見之其狀如狸其文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即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為狐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牡牝兩體其王逸所謂神狸之說乎

邛蒙英賓也字一作蜚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蜚疎蜚字諸韻不在只見于江淹集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椹木三年大

因問先父橙木蜀產橙字何音先父曰音歌守溪曰當依
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歌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
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荊公橙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橙
野園封植竹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
王乃說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荊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
偶不記憶耳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陳張
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簣云綠潤碧鮮

紺文紫錢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木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日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

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于石今人不知為趙公詩也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鉛鉏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

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晁
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
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
龍細洒鷺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
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
作冰題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
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識曰雲出而雨漸欲舉短如
之何乃相阻交哉亂也當何所惟有隱巖植禾黍西南
之朋困桓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祚短也蓋桓玄滅亡
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
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

後考

隋書經籍志郭文
著金雌記金雌詩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未夏涉
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

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于麴蘖善
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漢咽嗑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
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
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
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
日矣坡詩盖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
可入笑林也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

九物餘則不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
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芫也享神用其肉者以性烈
清淨故也比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
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
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也養之按此則
龜有卦文不獨上古一見也河圖洛書歐陽公何疑焉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

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韋應物答徐秀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

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
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
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
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
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答二首云可憐誰家婦
綠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荅詩云可憐誰
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太白蓋全

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
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
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
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
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
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

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
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石蛙應
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
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蛙作石却
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娛光眇
視目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故乘菀園賦神
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閒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

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硯傳奇元氏會真又瞠
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丹鉛摘錄卷八